



O°C Kuxiao Shuo

O°C 酷小说

- 这是一个终点
● 更是一个始点
- 这是一个终点
● 更是一个始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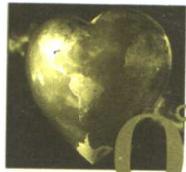


橡皮

林 猪 著

KUXIAOSHUO · XIANGPI

● 这是一个终点
● 更是一个始点
● 这是一个终点
● 更是一个始点



Q C 酷小说

kuxiaoshuo

kuxiaoshuo

橡皮

林
猹
著

KuXiaoShuo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橡皮 / 林猹著,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2.1

(0 度酷小说)

ISBN 7-5008-2719-9

I . 橡 ... II . 林 ... III .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2525 号

出版发行: 中 国 工 人 出 版 社

地 址: 北京市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 100011

电 话: (010)82075934(编辑室) 62005038(传真)

发行热线: (010)62005049 62005042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省聊城市长虹彩印厂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字 数: 15 千字

印 张: 6.5

印 数: 1~10,000 册

定 价: 13.80 元

内容提要

这是一个叛逆少年真实的成长故事。本书主人公高二退学，走上职业写作之路。天才，还是荒唐？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十年过去了，他成功了吗？……现在，作者终于以巨大的勇气，写下这部《橡皮》，披露了其中真相；更以真实的笔触，记录了那段自己亲身经历、却不堪回首的生活。

读这样一本“残酷到真实”的书，不能不令人深深发省：梦的追逐，情的萌动，性的苏醒，欲的挣扎，作者以自己走过的道路，印证青春的残酷。他的迷思、隐痛，灵与肉的喧哗与骚动，也是千万莘莘学子的。从乡下到都市，从中国到世界……

序

少年心事最堪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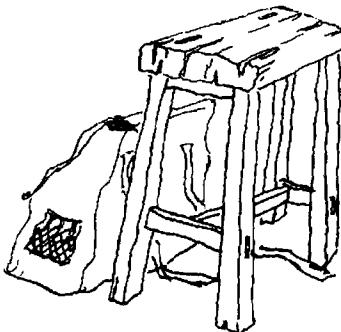
雷抒雁

十五六岁是什么?
是花季，是雨季。人们说。
其实，那还是不断滋生和
不断破灭着梦想的梦季。
是未来与向往时隐时现充
满诱惑与失落的雾季。

热血涨潮，激情蓬勃，在这
条季节河上行船，手臂稚嫩的
水手最难把握。

这样的季节，少年心事绽
放成花，跌落成泪，刺伤成血，
荡漾成一行行清浅的诗句。许
多后来的作家，成功成名，都
是延续并得益于这一段至为宝贵
的少年心事。

林猹正在走这条路，他的
处女作《橡皮》便是一部真实记
录自己足迹与心迹的青春史。
还不仅是记录，他是在以无限



的留恋与眷念，复活着那样一群隐身雾雨中的少男少女，拉我们重新回到自己早已逝去的青春梦中。读他的书，让我觉得好像在阅读自己，使我久久地沉浸在往事之中。这是十分难得的。

一个出身贫困家庭的农村青年，带着一身聪颖、灵秀的才情，带着一身从父母身上继承而来的狂野与倔强；要以学习和创造去完成家族与乡亲光宗耀祖的梦想，实现自己出人头地，“当雨果、巴尔扎克那样世界级的大作家”的野心，踏进中学。这些梦似乎时时逼近。他的一篇篇好文章或成范文，被老师、同学夸耀和推崇；或已发表，有了一些成就和报酬。他自称自己是“搞文学的”，岂不知许多浪漫与轻狂，孤傲与粗野，正在肆意践踏着这些稚嫩的幼芽。他的最终离开学校，重回农村，构成青春的一次挫折。挫折也是课堂，让他一步步趋于成熟。

林猹回味这“挫折”，感到十分苦涩，便叹为“残酷”。其实，说“残酷”似乎重了一些。谁的青春不伴着野心与欲望的起落，不经历梦想与现实的碰撞！但这“挫折”是人生的一笔财富，至少没有它，这一部《橡皮》就没有如此牵动人心的力量。

中学生活，想起来十分平淡。除了上课，似乎没有多少色彩或者情趣。林猹却写得十分有趣，他的笔伸进一群少男少女青春的心灵，十分逼真地写他们在爱情与友谊之间情感的震荡，夸耀与忌嫉、俘获与挣脱、渴望与追求、盲目与跌落，都随着中学生日常生活画面的铺展，交织着，融会着。虽说作者仍然用着传统的笔触，涂抹出的色彩却大胆而斑斓，淋漓尽致如一幅幅刺目的现代画。

农村青年“我”，刻画是成功的。作者并不刻意去写“我”连贯的故事。他把家族的宗谱展开，将“我”连缀其间；又将乡村艰难困苦的场面展开，让“我”出入其间；用“文学”与“女性”两把雕刀，刻镂出“我”在事业和初恋上的稚拙和失败，笔笔入情，刀刀及骨。

许多关联“我”的人物，也都写得有声有色。特别是女学生玉兰和平儿，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玉兰对我朦胧的爱，总在若即若离，似有还无之间，吸引与挣脱，梳理与眷恋，都写得十分到位。

当“我”西装领带并平儿“高跟”裙子，踏着泥泞去看望玉兰，和玉兰一起上山放牛，成为青春故事悲凉的结尾时，真是让人同情感叹到落泪的地步。一群农村青年男女，轰轰烈烈的梦就这样破碎了。他们挣不脱农村千万年来构筑成的巨大的传统磁场的牵引，改变命运，走出农村，一代青年人有多么艰难！

“我”的漂泊，使“我”的质朴与真诚正一点点丧失。轻松地摆脱玉兰的爱情吸引，随口答应平儿的婚姻许诺而又轻易失约，便是证明。玉兰和平儿都以结婚为由逃出农村，结束了青春梦幻，最终屈服于命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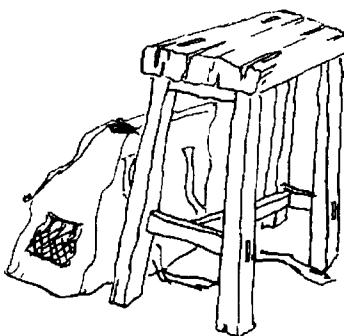
小说的结尾并不辉煌，但却深刻。悲剧的色彩，凝结成巨大的精神力量，冲击着读者。

《橡皮》是作者用心血写成的书。他是用心血写了包括自己在内的一代农村青年的命运史。贯穿其间的精神力量是不息的“奋斗”二字。我想，它能够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因为这正应了德国思想家尼采的一句话：“在一切作品中，我只爱那些作者用心血写成的书。用心血去写，你就能体会到，心血就是精神。”

当然，这部处女作，还有许多不精到的地方，显示着作者艺术功力的有待提升和创作的匆忙。但这是每个作家成长过程中都会经历的，不必惊慌。读者会以热切的目光期待着作者新作品的弥补与超越。

（作者为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

目录



	序	1
第一章	橡皮	1
第二章	这个庸俗的世界	29
第三章	青春的河	43
第四章	冷酷之恋	53
第五章	流金岁月	81
第六章	爬行记	95
第七章	漂泊的心	121
第八章	走出山东	145
第九章	在路上	159
	尾 声	191

第一章 橡 皮

我要在作品中描写人，哪怕搞得他们类似恶魔我也要这样做，要让他们在时间上占据一个极大的地盘，与空间留给他们的极其有限的地盘相比要大得多。这个地盘要无限度地延长，既然他们像巨人一样，既然他们沉浸在永久的年代中，又同时触及他们自己生活过的时代，从时间上来说是那么遥远的年代——在这些年年岁岁中，又夹入了那么多的日子……

——马尔塞勒·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





1

那时候，我十六岁，正就读于家乡的一所普通中学。那年夏天，我的青春和人生都毫无征兆地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就像一条年轻的河流正激情汹涌地奔流着，却突然被一条人工大坝拦腰截断了一样。此后，我的生命之河便开始了曲折而艰难的流淌，时而干涸，时而淹没。

那一年，我正当初中毕业。上学期，我落下了不少的功课，主要是因为参加了一个文学函授班——江苏全国写作讲习所，又忙着搞各种各样的文体试验，散文、小说、诗歌，等等，给全国各种各样的杂志、报纸投稿，参加各种各样的征文比赛，明天杯啦，渤海杯啦，鄂尔多斯杯啦……等等，而耽误了不少的功课，尽管如此，经过下半学期短短三个月的突击，我仍然在夏季的毕业考试中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班级第十名，全校前四十名之列。接下来，我又通过了参加一中、九中实验班的资格选拔考试。我们初三毕业班一共有四个，每班五十人左右，而参加一中、九中实验班考试的名额只有四十个，自愿参加这次考试的人数则达到了八十个。题是学校自己出的，模仿一中、九中的试题，难度相当大。通过了这次考试之后，我们四十个精英在几天后的一个早晨，乘上一辆学校借来的市金矿的班车，迎着浓浓的大雾向平度县城驰去。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县城，晕头转向，感觉是高楼林立，街巷纵横。我们到达之后就在一家离九中比较近的旅馆住了下来，四个人一个房间，一人每天八元钱。我们都命令不准上街，只是在房间里复习。我到晚上的时候



橡皮

出去买了一个馒头，就水咽了，就算晚饭。这是我一天中吃的惟一的东西，那馒头也是我长到十六岁所见到的最白、最香甜的馒头，富强粉做的，三毛钱一个。我们农村做的又黑又大、掺着玉米面儿，一个最少也在半斤以上，——我一直以为所有的人都吃这样的馒头呢。他们和我们明显不一样，三不读“shǎn”，四不读“shí”，他们说的都是普通话，虽然是平度普通话，但已经很令我惊奇、新鲜了。胡思乱想一夜，县城人的都市文明带来的震撼还在脑袋中嗡嗡作响，第二天，我上了考场。考场设在九中，是在五楼。教室很大，每人一张桌子，电扇吊在头顶，发出单调的嗡嗡的轰响，除了宾馆，这是我第二次待在楼上，我有恐高症，总是觉得心里虚虚的，不踏实。考完了数学，我来到窗边，只看了一眼，远远地，脸便白了，我的天哪，这么高，地上的人瞅着都跟蚂蚁似的，我当时就觉得自己有一种压抑不住想从窗子里跳出去的冲动。接下来，一连三天，都是在这间教室里，考完了语文、化学、物理、英语，我一直都是稀里糊涂，云里雾里，后来坐车回来，到了旧店，进了学校，下车后，双脚又踏上那片熟悉的土地，我这才醒过来，一切都恍如梦中。

结果可想而知，分数下来，我考了426分，距离录取分数线，差了整整8分。我沮丧极了，因为我一直都相信自己是天才，觉得只有进入到一中、九中的实验班，自己写作方面的才赋才能得到最好的、最优秀的老师进一步指点，也只有在那里，我才能找到志同道合的文学爱好者。偏偏命运捉弄我，我生命中第一个关于未来的梦想就这样被无情地粉碎了。只认分数不认人，更遑论什么天赋才华，这是中国教育



铁的纪律，也因此而使一中、九中实验班与我擦肩而过。我一直到现在，也一直为一中、九中实验班当时没能拥有我这样的学生而深感遗憾。这不是我的过错，当然，也不是它们的错。是多弊多端的中国教育制度，使得平度最优秀的两所高中，与平度最优秀的一个学生，擦肩而过，错失了这次机会。

接下来是中专、技校考试，也是命运摆在我面前的又一种选择。中专、技校与高中不同，培养的是实用型的人才，分配工作，更重要的是能把农业户口转为城镇户口。这对我这个农民家庭出身的孩子来说，当然也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只是，惟一令我为难的是，这同样也限制报考的名额，而且，作为农转非的代价，在考试之前必须先交六千元钱，如果考上了，这钱将不再返还，直接算转户口的费用；如果考不上，钱再退还学生本人。我的家庭状况很一般，在镇上、学校又没有什么关系，要交出这样一笔在当时天文数字的钱来，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但是，农转非的条件，在向我招手，摆脱农村人的身份，成为一个堂而皇之的城里人，从平度考试回来后的这种念头，就一直在心上萦绕，挥之不去，我最后还是瞒着家里人，偷偷报了名。中专，尤其是技校，录取的分数是非常低的，我根本就不担心，我担心的只是——钱。还有，对于是不是能够获取学校的审查同意，我也不是很清楚。报名的人很多，但最后能取得考试资格的不足三分之一，因为考取的比率接近百分之百。

那一夜，我躺在宿舍的床上，翻来覆去。宿舍的后面一排房子，就是学校的教导处。决定我命运的会议正在那里进行。透过窗子，隐约可见到四个人：校长、副校长、教导主任、班主任，正在紧张而热烈地讨论着什么，距离太远，要听到他们



说什么话是不可能的。可是，我实在想知道他们谈话的内容，尤其是关于我的每一个字，我都不想放过。怎么办，我想了又想，好一阵子，最后我决定铤而走险。我下了床，黑暗中像一只狸猫一样，悄无声息，蹑手蹑脚溜出了宿舍。方位是早瞄好了的，我借着花丛的掩护，径直来到了教导处的窗下，在灯光的阴影里仔细藏好。隔着一座墙，里面近在咫尺讨论的声音清晰可闻。他们很快说到了我。只有短短的几句话，“他的成绩很好，考普高没有问题。”这是班主任的声音。“他应该去考高中，——将这一个名额让出来！”决定性的话，是我最敬爱的教导主任，我的初二语文老师讲的，我真是恨死了他。初二时，我是他最得意的学生，又是语文课代表，我在那一年中曾经让许多老师失望，可是，他是唯一的例外，我从来没有让他失望过。可现在这一刻，他让我失望，真的让我失望了。这真是希望有多大，失望就有多大，人真的不能在希望中生活，如果不是当时将赌注押在我的恩师、教导主任身上，我是根本不会考虑，参加考中专、技校的行列的。我向来不是轻言失败，甘心与命运妥协的人。可是，我失败了，押输了。我直到许多年后，都常常想起这一幕。我真的很想知道，在当时，他是为了我的才赋、前途考虑，而决定让我去考高中，为了以后能更进一步考上大学，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文坛的一颗冉冉新星呢——在当时，中专、技校都是不允许考大学的，还是仅仅是因为他收了别的家长的礼物，而借故排除掉我。因为我后来确实知道，那些最终入选名单都是家长送了礼的。不管怎么说吧，现在想起来，我还是要感激他，正是他的这一番话，将我的命运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再一次扭转，从而将我推向了一个烈



火汹涌的炼狱之中，也得以造就了后来走上职业写作的我。这一点，真有些太上老君用八卦炉和三昧真火将孙悟空炼成了火眼金睛的味道，是不是？只是，我现在说得过于轻松了一点罢了。

我不知道自己当时怎样回了宿舍，也不知道自己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是怎样一天一天挨过的。对生活，对人生，我好像忽然之间便没有了信心。惟一支撑我的，是班里同学对我的盲目崇拜和真诚拥戴。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考上了十一中、九中试验班的同学，和结束了中专、技校考试的同学都已经离校。已经毕了业，又不想参加升学考试的同学也走了，现在，我成了这群同学的真正领头羊，和另外的几个同学一起，被公认为是十拿九稳，考取九中的普通班对我们来说犹如探囊取物，而接下来的考试不过是象征性地走一下过场而已。填志愿的时候，我只是填了“九中”，最后还是我的一个女同学，素日里和我最要好的，生怕不测，又在我的第二志愿栏里填了“十一中”。对此我只是笑笑，并不以为然，在我认为，她这样做，纯粹是杞人忧天，多此一举。

最后，考试是在云山第十一中学的考场进行的。就是这个校园破旧、很不像样，与九中比较起来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的学校，彻底葬送了我最后的前程。因为有了考九中实验班的经历，这里的一切对我来说实在太微不足道了，学校不行，——事实上还可以；考题简单，——虽然对大部分的普通学生来说还不是那么轻松，但对我这样考过实验班的尖子生来说，的确有些简单了点。为了证明我的鄙夷与不屑，我每一科考试都是第一名交卷，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跟我的名气、身份相符合。三天下来，最后离开考场的时候，我估



橡皮

算了一下分数，好学生总是能几乎准确地估算出自己的分数，得出最保守的结论是：500分。而这考任何一所普通高中，都已是绰绰有余了。

学校三年的初中生活就这样结束了。毕业典礼早已开过。我们几个要好的哥们儿在教室里互相祝福了几句，握了握手，匆匆告别。我收拾东西，回了家。为了打发漫长无聊而令人心焦的日子，我第一次自己出远门，坐车走了一百三十里地，来到了我的姨妈家。在这里一住就是半月，直到有一天，家里打来电话，说成绩已经下来，发榜了，我连忙坐车返回了学校。结果令人失望之极，我考了只有477分，而这一年九中的录取成绩是478分，只差一分。这可恶的一分，我恨恨不已——我在最后的那次考试里，曾经怎样骄傲而又大意地放走了无数这样的一分啊！477分，这几乎是初三下半年以来，我历次考试中最低的分数了，如果不考虑一中、九中实验班那次的话！我又看了十一中的录取分数线，只有466分，可是，录取一栏里，却赫然没有我的名字！这怎么可能！我又向下看，终于看到了，平度市第七中学，第一名！而在当时，说实话，我实在没有听说过这所中学的名字，更不知道学校在哪里，是什么样子了。

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被七中录取，并不能令我高兴，相反，我的分数比十一中的录取线高出11分，却没有被录取，令人惆怅不已，又感到迷惑不解。我决心找班主任问一个明白。

我在约摸中午的时候敲开了班主任的家门。班主任是我的语文教师，一个三十左右的男子，这是我的首度来访，很令他惊讶。进了门，我很委婉地说明了来意，想问一下各科的具体



分数，看 477 分的分数是不是有错。“不应该吧？”他摇了摇头，最后只是告诉了我语文的成绩，109 分，这是当年平度市单科的第二名，很让他这个语文老师骄傲。至于其他的，他就知道了。我又提到了十一中，他沉默了。“或许被人顶了——”他含糊地说道，“听说是校长的亲戚……不过，花点钱还是能上九中的，只差一分嘛，三千元钱够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暗示我什么，但我很快告辞了出来。走出学校大门的那一刻，我已经决定了，花什么钱不钱的上九中，对我来说毫无意义，我还是接受冥冥之中宿命的安排，到七中去！

几天后，录取通知书送到了家里。我平静如水，等到八月十九号，规定报到的这天，一大早便起来，收拾好了东西，带上学费，骑着一辆自行车离开了家。从我家到旧店镇是五里地，从旧店向西到大田是三十里，我骑了大约一个小时，这便到了大田镇上。向人打听，问明七中的具体位置，九点钟不到，我已经走进了七中的校园。

这是一所占地约在三十亩左右的学校，高高的围墙，大门是铁栅栏焊接而成的，一块大木牌子写着“平度市第七中学”的字样，年月过久，已经脱了漆，斑驳模糊。学校左边是当地居民，前边，后边，右边三面都是庄稼地，玉米、花生、西瓜，琳琅满目，道路也是坑洼而崎岖的，七拐八弯，状如羊肠。进了校园，迎面是一个操场，跑道是二百米的，地上铺着沙子，由于过了一个暑假，到处青草招摇，油绿一片。过了操场，是两棵茂盛的杨树，像大伞一样，从屋顶高处的天空里遮盖下来，单是树干，也够两个人搂的，瞧它的年龄，怎么也在五十岁了吧。前面就是一排排的房子了，杨